

永懺樓隨筆之七十六

## 學佛應先學慈悲

馮 琦

這大半年來，爲了致力寫作科學與佛學互相引證的各篇文字，也爲了多寫一些外稿換些稿費以供生活所需，因此就較少時間來寫永懺樓隨筆了。甚至於連已經寫了五六萬字的一部有關六祖慧能的長篇小說也停了筆。又忙寫一些佛教題材的藝術歌曲，隨後又忙於爲一百多位讀者服務，越法忙得寢食俱廢了，單是回覆這一批讀者來信，就忙足一個月。

服務是義務的，也是有代價的。我自己不收錢，但是我的條件是要請讀者先每人捐出一百美元給一座佛教慈善醫院的興建基金會，由天華公司代收及彙轉給該座慈善性質的佛教醫院，天華公司收到了錢，我才爲捐款者實施天眼服務，我這樣做，是發心盡力爲佛教的慈善救濟醫院募捐一萬美元，限定服務名額爲一百名，額滿爲止，這是我從上次義賣作品捐給慈濟醫院之後的籌募努力（現已額滿，停止收件）。

以前我每一本著作出版後，我都曾將獲得的二十本出版社贈書分別贈送給較爲關係密切的友人，這一次，拙作「空虛的雲」及「禪定天眼通之實驗」兩書出版後，我不再贈書給友人了，我自己只留下一套，其餘的都簽名在書上，請出版的天華公司爲我舉行義賣，高價者得，全數收入由天華公司彙交佛教

慈濟醫院。讀者響應相當熱烈，天華公司董事長李雲鵬先生及夫人，總編輯顏宗養先生及天華公司全體同仁都熱心地義務支持此次慈善義賣，並且進一步義務地贊助我的「天眼服務」。爲我在天華月刊上刊登了義務廣告，爲我收款，整理讀者來函，轉寄，彙轉我的覆函，及將善款彙交佛教慈善醫院。

想不到讀者的響應那麼熱烈，在三週之內，就已經超過一百人報名捐款了，我在這一個多月中，每因憑來函的照片觀察各人的病症或因難，然後一一個別予以覆信，病況緊急的，我趕急直接寄出，不急的，就寄給天華公司轉寄，通常情形，寄來的若是彩色生活近照，較容易看出病源，照相館的照片及太久多年的照片，較難觀察。全無照片，只寫姓名及地址的，那就極其困難判斷了，雖然也曾做過不少此類對象，到底是太耗神了，比方說，曾經有人只寫了上海的人名及地名，叫我診看，我勉強去找，我又未去過上海，光是找地址已找得累死了，好不容易才找到，那麼大的公衆宿舍，人那麼多，知道誰是某某老太太？我又不是親身去到，怎能問人？我是以一點點心力去到上海而已，我就是問人，人家也感覺不出來呀！等到找到那位老太太，也不敢確定是不是找對，像這麼樣子服務，真把

我累死！

最近，湛江市的一個長途電話來了，叫我看看一位老太太的病情，還連名字都沒講，只說了一個姓，對方太高估我的能力了！我體念人家的急難，只好盡力去找，我講出看到老人家是在一座式樣是三〇年代法國式的醫院內，我說她已經癱瘓了，是腦血管栓塞，大概是我說對了，對方就哭了起來，叫我救她，我說到了這地步，只有請醫生盡力想辦法，我也只不過是個凡夫俗子，有什麼能力？

像這樣一類的遙診，常會叫我累得暈眩，實在我並無什麼本事，我希望讀者不要太高估我的能力了。而且，那樣的遙診，未必是準確的。

不錯，我會遙診過在南非，南美洲，印度，中國大陸，緬甸，泰國，美加，香港，台灣，星加坡，婆羅洲，印尼，英倫，法國……等地的病人，似乎也都幸而誤中，到底都是很吃力的，自己也沒什麼把握。終歸是有了最近生活彩色照片好一點，至少知道沒看錯了人。

說到越洋遙診早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有人先做了，美國有一位基督教牧師兼醫生凱斯先生（Dr. Edgar Cayce）三四十年前，就以千里遙診而聞名全世界。這位心地慈善的凱斯博士，每天接受世界各地的病人電話求診，多達三四十人，他的做法是睡躺在特製的床或沙發上，進入「定」境（但未必與佛教的禪定相同），他的兒子在身邊接電話，向他口述，他在近於半睡半醒的狀況上，診斷千里以外的病人病況，並予以處方。凱斯博士一生曾經診治過成千成萬的病人，並且曾經以出神的神遊發現了大西洋深海底下的史前城牆遺跡（在一九五〇年代末年，由科學探險家發現予以證實），他又曾經神遊太空，發現了一些星體（後來科學證實），這位天眼通前輩，能力比我大得多了，他們所做的基督教慈善工作，也令我衷心欽佩讚歎不已！天眼通其實只是人類潛能之一，人人都具有的，只是各人

或多或少，有些人常用它，有些人完全廢棄它，天眼通並非佛教獨有的，也絕非迷信，當代的先進科學家很多都在研究怎樣發展人類天賦的超感。（基督教並沒有罵凱斯是邪信，事實上，基督教有很多集會舉行信心治病。）

已故的凱斯博士的超感是與生俱來的。但他的超感卻沒有遺傳給他的兒子，這是不理解的事，他的兒子繼承他的「超感研究所」，有不少科學家參與該所的研究工作，但是無論怎樣努力，這一羣後輩的研究者，成就都趕不上凱斯博士的特殊天賦超感。時下美加的許多「天眼通」人士，也還沒有一個比得上凱斯，或者將來會有出現，但現在還未有。

上面的事實，說明了天眼是人類的本能的超感之一，也說明並非佛教獨有或任何宗教獨有，我要這樣公正說明白，希望佛教朋友勿以為天眼通是「別無分店」的東西，或者以為佛教才有神通，別教沒有，這種態度是不合理的！華嚴經中有說明「不超越」，就是教我們不可自滿自大，不可自以為「超越」別人！這個世界太複雜，需要很多很多種方便方式和方法來濟度，並不是人人都可聽得懂佛理，也不是人人都與佛有緣，有些人的緣份是佛，有些人的緣份是天主，有些人的緣份是基督教，有些人的緣份是道家，各隨其緣，是不可以勉強的。各種宗教也各有其優點，我們不可自賞自誇，一定要說成我們超越別的宗教，信仰儘有不同，各種上述宗教的最終目標都是利他及趨於至善至正，各宗教殊途同歸。彼此是不應該互相歧視的。我們不可以某些傳道人的不良態度來否定其他宗教。相反地，各教應該互相尊重支持，攜手共同奮鬥，謀求世界和平和人類的福利。

超感是全人類共有的天然本能之一，各種宗教是人類的各種不同的信仰，也各有其方法來進入定靜狀況而釋放出超感本能，各有程度差別，因人而異而已，我們不能硬說佛教就比別教妙，或是基督教就比他教高。佛教的佛菩薩有大神通，修行者有超感迸現，但是天主教也有許多超自然的奇蹟，耶穌也有

許多神蹟表現作為濟度世人的方便，道教也有不少超自然的法術，伊斯蘭教也有很多奇蹟，在我眼中，都是平等的，並無軒輊，有些傳道人妄解經意，以其我執來抨擊佛道是迷信，又有些佛道儒人士，認為凡是講神通的都是「妖魔」、「邪魔」，那都是太狹窄心腸的態度，也是未曾經由科學實驗認識人類潛在的超自然本能，於是以其偏見與無知來效井蛙之評天或蜀犬之吠日。他們盲目地對於講超自然神通的一律加予「邪信」的罪名，而以不講神通為正信。

什麼叫正信？什麼是邪信？我們要知道，佛法是慈悲為本，以戒行為根，以利象濟度救苦救難為懷。以戒入定生慧為修行方法，如果我們照着這方式去做，就是正信。戒定慧必釋放出的超自然本能，包括天眼通等等，也是循正途得來的，只要用於正當，用來做利象濟度救苦出厄的事，怎能算是邪信呢？佛陀告誡弟子不可妄用神通，但是並非禁止神通，否定神通，佛經每一本都講佛菩薩的大神通，連最不講神通的六祖壇經也多少有一些有關超自然的記載。有些深深受到儒家影響的佛教人士，只憑「子所不語」一句觀念就來推翻了世上一切的超自然現象，甚至於禁止佛教弟子講神通，甚至視神通為妖邪異端，我覺得這種人是應該從頭再讀佛經的，也應該開眼睛來看看今日尖端科學對超自然的研究報告，不應該以偏概全地否定超自然（學佛的目的不在於追求神通，但神通本來有。）

同樣地，有些人抨擊基督教的許多神異超自然現象——例如：有人說，法國盧特洞窟的聖母瑪利亞出現顯聖，是由於一個小女孩的幻覺或謊言，這種批評是太武斷的！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病人拜到盧特洞窟，不少病人在獲得該處的泉水之後，忽然痊愈，有些盲人洗了泉水就眼開得明，有些癌症病人飲了聖母泉水癌症就消失，跛子洗了泉水能起立走路。這些事實，並不是臆造誇大的。

聽起來好像荒誕，其實不是，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宗教的特點就是哲理，道德，戒律與超自然結合。——如果把超自然剝除，宗教就不是宗教了。

法國盧特 (Loudes) 小村，位於西南與西班牙交界披連尼斯山脈 (Pyreness)，山洞流出的泉水，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可能有些殺菌及治病的功用，所以當初聖母瑪利亞在此顯現能給一個窮家女孩看見，叫她領人來拜取泉水治病（故事見「聖女之歌」一書），病人來到，由於虔誠的宗教信仰，篤信到極點，激發了人體自身的潛在能力，產生了自療的力量。一方面含有某些礦物質，再加上病人的虔誠信心，激發了潛能，加速自療，這有什麼迷信呢？現代的心理治療醫學，方法之一就是鼓勵病人釋放潛能自療，我們也可稱之為「迷信」或「邪信」嗎？

一下筆就扯遠了，我這毛病改不了。話說回頭吧！我的所謂「天眼通」，的確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得自什麼大師傳授或什麼法王灌頂，我也不是唯一有此天賦的人，世上儘多天生天眼通，當然是人人都生來就有的，華嚴經說得明白：「人有五眼——天眼，法眼，肉眼，慧眼，佛眼」，即是說人人都有，只是有些人開五眼，有些人只開肉眼，大多數人都被名利、肉食酒色、煩惱、貪瞋癡，等等弄得心不寧靜，把本能的超感四眼都掩蓋了，終於退化，只剩下了肉眼，佛家所以要講究戒行，由戒生定，才可生慧，獲得恢復本能的超自然大智慧。世俗不知，稱之為神通，庸人不知，竟指之為「邪信」、「邪見」！其實這些神通，只不過是潛能超感，是很科學的。

道家為什麼要講求「赤子之心」。因為只有恢復到赤子之心那麼純潔，才可以進現潛能，基督教講求純潔心靈，也從茲而產生了超感。天主教講究聖潔與善良虔誠，也因此而產生了超自然能力，這都是異曲同工的方法，我認為都很科學。

我只是靠心靜而已。而我這幾年來，以我的潛能小小的淺薄智慧為數以千計的人服務，我相機勸人行善，勸人信仰佛教，我自問並不是什麼「邪行」，也不是什麼「邪信」，有些自命「正信」的佛教人士，對我訶責交加，想其用意至善，無非是為了解我入正信，我是很感激的，我也不惱，只是他們尚未了解我的為人，他們抨擊我，或者是愛之深，責之切，盛情可

感！尤其是最近我發心以天眼服務來換取社會捐款支持佛教的第一座規模最宏大可容一千五百名病人的慈濟醫院，就有人不遺餘力地公開抨擊我是「沽名釣譽」，「天魔附體」，「邪信」，「邪見」，「賣弄神通」，「惑象牟利」，又說什麼正信不可講這些「怪力亂神」……這些文字及公開毀謗很不少，我雖不在意，但也不得不說明一下。

我上面說過，所謂「神通」，只不過是智慧或潛能的表現，人人都有，並非什麼怪力亂神，也不是邪信邪見，除非是用來騙人金錢私飽，或用來爲了自私的利益，或用來害人，那才是「邪」。我用我的潛能智慧來告訴人家他們的病源所在，有什麼前因，有什麼後果，應該怎樣去治療，應該怎樣去多行善事，多救助苦難，多多積下善因，多信佛教，多去推動佛教大慈悲，我這樣做，有什麼「邪」呢？又怎樣「天魔附體」？我並無說自己是菩薩再來，也沒有說自己有什麼修爲，更沒有叫人信我，也沒有叫人送錢給我，也沒有引誘任何女子，我只是勸人多行慈悲，多捐助慈濟醫院，我也勸人捐助東華醫院或紅十字會，我勸人捐助依素比亞饑民，我勸人捐助柬埔寨難民，我從不經手任何捐款，都是勸人直接捐給各大慈善機構，我這樣是「天魔附體」麼？罵我者，動不動拿楞嚴經的除魔篇的一切指責來罵我。其實，我從來未說自己有什麼「神通」，我常說自己和任何人一樣，我的境界，其實並非境界，只是人人都有，而己，想不到這樣也被自命爲正信的人大罵我是一「大天魔」，其實是太「過獎」了！奇怪的是，自命正信而罵我講神通的，他們自己就講自己有神通。

罵我者指我行「邪法」，我覺得更可笑！我什麼「法術」也不會，不敢當此一罵！我沒有神通，何能賣弄神通惑象？我這些年來寫文章，篇篇都以科學來引證佛理，破除附會的迷信，想不到今日竟被人罵是「惑象」！至於「沽名釣譽」，我多少也還有一些小小知名度，用得着再沽名嗎？我爲了寫佛教文章，早已因此而損害了我在文學上的微名了，我亦不計毀譽，罵我者不妨先打聽一下我是不是靠寫佛教文章來出名的，我是

否有必要靠「天眼服務」來沽名或牟利？如果我要掛牌，光在美加就做不到那麼多生意了。

我的「天眼服務」，是很不得已的——我一直想爲佛教的大慈悲濟度効力，但是，除了寫文章之外，我一無所能，我又沒有什麼錢可捐獻，於是，我才想到運用我的微名和微末的潛能來參加佛教慈悲工作，除了這些，我一無所有，也一無所能——在文章上，我已經盡可能呼籲請社會支持慈悲，我也義賣了我的著作來捐獻，我沒有別的可貢獻了。唯有這樣來用服務換取社會對慈善的支持吧！也明知必會招致很多訶責譏笑的，但我決心既下，就不再顧及毀譽了，幸而社會反應很熱烈，現在已經響應滿額了。如果我這樣做，能夠引起社會更熱心捐助佛教的大慈悲救濟，醫院工程得多添一磚一石，早幾分鐘完工，將來早幾分鐘收容貧苦病人，我又何惜這一點點個人的微名呢？

台灣花蓮的佛教慈濟醫院的工程進行得很順利，有萬多位社會人士分別爲之募捐，其中並非每一個都是佛教徒，不少是基督徒，不少是無宗教信仰者，很多是高級知識份子，上至官員，下至平民，醫學家，企業家，勞工，主婦，學生……大家都各盡其力到處募捐，出錢出力，衆志成城，大家都希望早日建成這座佔地二十英畝，高達五層的宏偉慈濟醫院，早日收容病人，我只不過是其中最渺小的一個人而已，別人出錢出力，我出不了錢，只好出力，我不能親自去參加搬石運土，只好以我唯一的能力「天眼服務」來籌募吧！

佛眼中無國界，慈悲不限地區。佛教慈濟醫院建在台灣或香港，都沒有分別，一樣的是慈悲工作。我雖住在加拿大，也是應該盡一點點佛徒的義務的，我跟這家醫院，可說是毫無淵源，彼此本不認識，那又有什麼關係？

起先，一年多之前（一九八四），是謝冰瑩教授來信，叫我將佛教慈濟基金會的資料翻譯成英文，以便在美國募捐建院，後來，該會的美國委員黃思遠先生及夫人來函寄給我各項資料，我就撮要把它譯成了英文，

（下轉第32頁）